党史资料丛书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

（回忆录）

（二）

内部资料
切勿外传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编

一九八六年元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AA/2360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66041101



66041101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
目　　录

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……何长工（ 1 ）
伟大的会师……何长工（ 15 ）
改造“袁、王”与“双枪兵”……何长工（ 33 ）
△ 关于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……何长工（ 54 ）
△ 坚持井冈山斗争……何长工（ 68 ）
早知如此、不……、……肖　克（ 79 ）
硬标营汇入红四军……肖　克（ 83 ）
回忆八月失败……肖　克（ 90 ）
△ 井冈山斗争生活片断……肖　克（ 97 ）
四打永新……肖　克（ 108）
△ 回忆井冈山的斗争……陈伯钧（ 123）
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……陈伯钧（138 ）
怀念张子清同志……陈伯钧（159 ）
井冈山上二、三事……王耀南（168 ）
从爆破队到工兵连……王耀南（174 ）
工农革命军转战湘南……朱祖荣（195 ）

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

何长工

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，是在中国革命急剧变化的紧急关头的一个转危为安的伟大的转折点。其间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和艰难曲折的过程。

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，提出了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伟大真理。汉口“八七”会议改选了党中央的领导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，并决定领导湘鄂赣粤农民举行秋收起义。毛泽东同志来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，并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起义。

一

我是一九二三年冬天回国的，回国后领导要我到黄埔军校去当教官。后来组织分配我到华容一带参加县委和特区工作。北伐军到湖南以后，我在洞庭湖区任农军总指挥。以后又到了洪湖，转到武汉，跑到警卫团去当兵，当时杨立三是招募委员。我当兵在第五连，这是干部连。在这连当兵，起码都是县级的工农运部长，县委委员和书记。有一次，党的团委会，我在会上讲了一次话，不知怎么把我看中了，要我到青岛去，然后去苏联学习，我为此向团长请假，团长不同意。我那时二十七岁，还年轻，不甘心大革命的失败，因而安心在连里过

战士生活。当时，我们的任务是警卫兵工厂、仓库、保卫银行，连汪精卫的住宅也是我们站岗。

在七月二十九日这天，团里开了个会，会上布置要防止开小差，要战士系带子弹，准备往南昌开。那几天，听见铭孙山一带，天天晚上有枪啊。为了防止有人抓我们，天天拉出去打野外。二十九日，"八大处"和指挥部都上了船（拖驳）走啦。好多的拖驳，连起来有一两里长。当时还有中央军校的一女生宣传队跟着走，后来走散了。开拔后，八月一号我们到黄石港，和南昌联系不上，反军张发奎的指挥部设在南浔路上的马回岭。只听到九江反军布防吃紧，这时情况严重，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改名军官教导团，从后边跟上来了，划归为警卫团卢德铭同志统一指挥（张发奎的第二军团司令部的"八大处"）。我们吹号和他们联系，他们没听到，结果教导团的船开到九江就被缴了械。该团由张发奎到广东曲江又武装起来了，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。我们开到田家镇，在船上开了个会，领导、指导员、党的积极分子二百多人参加，会上卢德铭宣布南昌起义了，决定船调头往回开，到了江南阳新县境的黄颡口，上岸宿营，急行军去赶"八一起义"主力部队。当时公开讲，蒋介石叛变了，决定快速进南昌归队，赶主力部队去。这时，"七、一五"国共公开分家，"马日事变"和南昌起义，这一带地方的县长们还不太知道，所以有的地方设宴欢迎国民军。

部队上岸后，正碰上八月的炎天暑热，五千多人的队伍，武器弹药很多，天常下暴雨，走起来很多困难。到了武宁与苏先骏、余贡民

率领和平江、浏阳农民起义军会合了。两支部队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统一建制，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独立师。我们是第一团，他们是第三团。部队开到靖安、奉新一带已经布防。赣江两岸有朱培德的三六九军设防。我们不能渡江东下，遂放弃追赶主力军的计划，并决定卢、韩、辛等领导去中央请示。队伍只好折回修水休整和训练，扩充兵源，准备暴动。这时，我调到了侦察连搞侦察，发现了三连连长是个反革命分子，把他抓住枪毙了。接着在部队里开始进行了谨慎的肃反工作，巩固内部。

卢德铭团长当时极力要团结内部，为此，我们还没打工农革命军的旗子，但是脱离国民党的指挥，这是借此麻痹一下敌人，争取时间休整部队。

二

在修水县开了一个团党委扩大会议，决定在团长卢德铭去找党中央联系未返期间，由余洒度代理团长。

我们开到修水，朱培德曾派人来和我们联系，我们想在与敌斗争中学些军事，做点统一战线工作，朱则妄图用威胁利诱的方法，软硬兼施，拖延的措施，用谈判来赢得时间。而后，他们来了五个人，经常在我们这儿转，有时给我们讲，“你们这里有很多人材，北伐有功，有的还是我们的老同学”，用这些话来拉拢麻痹我们。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，妄图将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，我们采取拖延政策，谈而不破，闹而不打。他们妄图诱惑我们开到涂家埠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名发饷，正式改编。借此机会解除我们的武装。但这一条一网打尽的毒计未能得逞。

等到八月，月亮圆了，我们才独树一帜，举行起义了。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子、番号都做好刻好发下去了。那时我们这支部队还很骄傲，动不动一开口就是叶挺独立团的，胜利进行第二次北伐凯旋而归的功勋部队。

在开往修水的路上，战士们背了许多子弹和枪枝，走得个个汗流夹背，一些过去当首长的，也要同士兵同艰苦，为了防止开小差，一个党员要包好几个，党员说了话，群众还是听的。团长卢德铭品质很好，军事政治都很强，威信也高，身材长得也很英俊，行动起来忙前跑后，很关心部队。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严格要求部队。部队过境秋毫无犯，对群众影响很好。有时过境，也会碰到红枪会拦住不让走，我们派代表谈判，露营拿钱买粮食，做饭，吃了就走，结果顺利通过了，没给我们找麻烦。这时我们经常喊话，穿着便衣，走在面前喊话，打通了和群众的关系，一些地方武装也不敢动我们了。湖南这地方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必争的战略要地，有名的出兵的地方，历史上经过多少动乱，一些兵常被跑了，因而散在群众手里的枪不少，地方武装里很多就是这样当过兵的老打手。

经过南反之后，在内部还有左中右的斗争，因为当时情况复杂，条件困难，政治军事斗争均不成熟，因而组织上公开地讲，你愿不愿意干，吃不吃得了这个苦？不干就自己走，许多女同志拖不动，走了

很多。我们留下的人背了很多东西。走起来都说，回共分家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。当时我们还有一种理论：历史上从未消灭过土匪。今天怎么能消灭我们这些马列主义武装的“山大王”？俗话说，“沉浮应在自己”，这就是说要全靠自己救自己。当时只有靠自己觉悟团结起来，自己当家做主人，我们就来个枪杆子里面夺取政权，当掌柜的。

当时最大的困难，就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，情况不明，又是一支孤军，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剧烈，上面分家啦，下面也开始贫彻。我们筹粮，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家族会议，会上一讲，他们就会把存的公粮交给我们。那时候招兵很容易。当时我们发的衣服是灰的、黄的各一套，打绑腿，穿草鞋。警卫团的人，一些军校学生，军官很讲究穿戴“三金主义，五皮宪法”，就是指：金丝眼镜、金戒指、金牙，皮鞋、皮绑腿、皮带子、皮鞭子、皮包。

三

秋收暴动是在阴历八月。

起义前，卢德铭同志经鄂归队，任暴动总指挥。前敌委员会的书记毛泽东，师长是余洒度，副师长余贡民。起义暴动部队共分四个团。第一团是警卫团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），这个团的基础，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，团长钟文璋；第二团是由安源工人和礼陵农民组成的部队，团长王新亚；第三团是平江、浏阳农民义勇军合编的，团长是苏先骏；第四团是从湘东来的夏斗寅的残部，经过崇阳县委的关系，由我们改编的，团长是邱国轩。当时黄埔一期的多是团级干部。

二期是副团级干部。三期是参谋。四期是营长、连长。

公历九月九日。在修水的渣津。马协地区。卢总指挥严肃宣布。现在我们起义了。这次起义由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赶到。目前在军事上要我来负责。

起义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长沙。当时分兵两路：三团、二团首先打浏阳；一团、四团首先打平江。然后包围长沙。结果。驻安源的王新亚的第二团。虽然攻下了礼陵和浏阳城。但没有与三团取得联系。攻下浏阳后由于缺乏经验。疏于防范。遭到优势敌人袭击。几乎全军覆没。据说王新亚同志以后下落不明了。三团由铜鼓赶浏阳增援。到浏阳东门遭敌阻击未成。这时他们知道二团已被敌人消灭。就回师修水、铜鼓之间的张家坊、白沙来同我们会合。打浏阳的一路就这么失败了。我们与四团一起打平江。首先打长寿街。这里驻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。有些防御工事。虽然我们装备不好。打还是可以打胜的。一打。我们一营、二营失利。一营战斗失利。二营损失很小。一团团长钟文璋失踪。同时。第四团邱国轩部在火线的后方洪岭叛变。这个团原是夏斗寅的残部。改编后也没经过改造和训练。马上投入战斗。他们野性未驯。我们在前面打仗。他们在后面造反。使我们战斗不利。不得不撤退。向南到浏阳东乡的张家坊、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。会合后进驻浏阳文家市。

这时。毛泽东还没有到部队来。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。现在看来。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。当时急于报复的进攻战

略。另外，由于我们采取了分兵的方法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，选择敌人的弱点，各个击破敌人。相反地把队伍分成几路打敌人，力量分散，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了。我们这个团损失不大，但在情绪上受了打击。加上这时炎天暑热，很多人发疟疾，医药又很缺乏，部队的健康也不好。

当时二团如不打开浏阳也许会好些，碰个钉子部队也许会保存下来。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：一些改编的部队，非混编不可，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！否则，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，结果吃了四团的亏，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。再有一点教训，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，没有一个落脚点，没想到“家”安在哪里，何处是归宿。

卢德铭团长是一个好同志，但在秋收暴动的布置、指挥上是有问题。关于这件事现在还缺乏更系统的总结。我们是一支疲劳之师，是一支孤军，分散兵力显然是不当的。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，要切忌分兵。毛泽东同志当时说：“雷公打豆腐，专找软的欺。”要集中兵力打软的打容易打的，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，以十当一。不过，我们要当做一个教训来接受。

四

起义部队九月十九日上午陆续到达文家市。文家市是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，群众对我们很热情，我们也立即开展群众工作，不少干部亲自提着白灰桶，到处刷写标语。下午，听杨立三同志

喊："长工，你来，润之同志来了，他找你。"那时，我们都这样亲切地称毛泽东同志为润之同志或毛委员。在里仁学校里，我向他汇了报。他问得很详细，如官长的思想动向怎么样，士兵都有些什么想法，战斗情绪如何，生病的多不多？等等。

九月十九日晚，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。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，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。会开了一整夜，争论很激烈。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，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。毛泽东同志不同意，他坚决反对打长沙，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，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，深入土地革命，坚持武装斗争，保存发展革命力量。他分析了形势后说，情况变了，我们的计划也要变，不变就要吃亏。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，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：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"山大王"。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，又有武汉三镇和粤汉铁路，兵员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，都不好。中段，是两省结合部分，两省军阀有矛盾，各保其实力，我们有回旋余地。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，觉得革命革命，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，这叫什么革命。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，他说，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，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，有政策，有办法的山大王，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。中国政治不统一，经济发展不平衡，矛盾很多，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。毛泽东的话，通俗易懂，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。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，他说：毛委员讲得对，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，

如果攻打长沙，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。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。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。后来这个人叛变投敌。被蒋介石借故枪毙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部队都集中到里仁学校操场上，倾听毛委员讲话。他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说：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了。我们也要变。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。要找个合适的落脚点。去当"山大王"。这次秋收暴动打了几个败仗。这算不了什么。万事开头难。要革命嘛。就不要怕困难。毛委员的话通俗易懂。使大家在困难之中受到极大鼓舞。随后，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。开始了"引兵井冈山"。这是中国革命了不起的伟大战略转移。从此中国革命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。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

五

在"引兵井冈山"的途中，九月二十二日，到达芦溪。江西军阀朱培德派来二个团反动军来阻击我们。我们不了解情况（那时虽然有侦察员，但侦察不力），以为是一些地主民团之类的武装，不太戒意。我们从芦溪出发朝东南行动，不料，第三团团参谋长何杰带错了路，全部方向朝西南直向萍乡走了。路上遇到敌人的伏击。部队损失数百人。当时军长卢德铭为了指挥部队战斗不幸牺牲。在突击敌人包围时，我受轻伤了。当时我负包里有一件衫铜板，就把它往下一甩。敌人[illegible]我们先冲过去了。我们继续向前转移。到了莲花。[illegible]只有一连二十人。我们爬进城，敌人抓不住。全收缴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枪。共有几十枚。部队进城后，打开监狱放出了一百多人。据说县长是共产党员，以后他也放回去了。保安队员也都放了回去。随后，我们到了莲花的桥头，在莲花桥头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议。主要内容是说我们已经把敌人甩掉了。把江西的敌人也甩掉了。目前这一带敌情不明。萍乡、醴县都没有什么敌人的部队。我们部队正进入井冈山区。一、二天就到三湾。把部队休整一下。九月二十九日。到达永新县三湾村。当时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。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。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的著名的“三湾改编”。

三湾改编是有它的原因的。起义部队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时，正是秋天，天气很炎热，秋季传染病痢疾在部队中流行。使战斗力大大减弱。后面又紧跟着敌人的追赶。我们既没有休整和补充的地方，又不能急速行军。加上敌情不明，又缺乏战斗经验，特别是芦溪战斗牺牲了一些同志，牺牲了我们的总指挥卢德铭。这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精华。在这紧张危急情况下，一般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情绪是相当混乱的。参加这次起义的人们，最初并没有想到革命处在低潮时期，只是出于对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分子的愤怒和仇视，恨不得一口气把这些人斩尽杀绝。充分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急躁情绪。而另一方面，一经挫折，随之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，认为革命前途无希望了，当时大家都感到[illegible]。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领导[illegible]，鼓舞士气，克服当前的困难，实行编制直接于改编。[illegible]。

在改编时，毛泽东同志针对大家的思想情绪讲了话。他说："同志们，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大家都是娘生的，敌人他有两只脚，我们也有两只脚，不要灰心丧气。我们现在有两营人还怕什么干不起来吗？你们都是起义过来的，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，十个可以当他一百，我们现在有这支几百人的队伍，还怕什么？没有挫折和失败，就不会有成功。"大家听完毛泽东同志的话，都议论着：毛泽东同志不怕，我们还怕什么？

"三湾改编"着重办了三件事：一是整编了组织。到达三湾时部队不到一千人，七百多枝枪，改编后，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七个连，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。把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，把战斗员和伤病员分开。部队更精干了，战斗力大大地加强了。对于动摇不定的人，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，采取自愿的原则，愿留者留，愿走的发三元至五元路费，开证明允许他们离队，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，将来愿意回来，还欢迎。改编后的团长陈皓（后叛变被枪决）、团党代表何挺颖、副党代表宛希先（应为一营党代表）、副团长是徐庶。团参谋长韩庄剑（两人同陈皓叛变被镇压）。张子清是副参谋长（应为三营营长），湖南益阳人。他是湖南讲武堂毕业的，懂得军事，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期学生，水平很高，很有修养。一营长是员一民（先是黄子吉，后为员一民），党代表熊寿棋，三营长伍中豪（应为副，正营长张子清），党代表杨岳彬（亦说何挺颖兼），军官队队长吕赤，卫生队党代表是我，有病、打摆子都交给我管。卫

生队队长是曹　，副队长是朱晋生。二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。支部建立在连上。班、排设党的小组。这是一项重要措施。这比北伐时期一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是一个很大发展。“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。“支部建在连上”是一个重要原因。”三是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。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都受到保障。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。对军官有监督权。军官做了错事。受到士兵委员会的批评和制裁。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。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那种官兵对立关系。是我们军队无产阶级本质的体现。改编后大家情绪很高。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：“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。战斗如此频繁。仍能坚持不散。除党的作用外。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。”

十月三日。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。从三湾到古城。走不到一天就到了。当天。毛泽东同志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。部队营以上的党员干部。及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。共计四十五人。我还记得有这些人：何挺颖、员一民、宛希先、张子清、伍中豪、朱晋生、曹[illegible]、杨立三、谭政。宁冈县党的负责人是龙超清（县委书记）。肖子南（县团委书记）。还有一个谢汉昌。他们三人和我坐在一起。一边是县委书记。一边是团委书记。龙超清穿的是西装。未结领带。文质彬彬。他是江西省议会议长龙钦海的儿子。是个贵族子弟。他当县委书记可以到南昌跑来跑去。不受检查。利用这个社会关系。做秘密工作好接头。谢汉昌坐我后面。我们叫他小老表。这个人很灵活。很聪明。他们为什么要和我坐在一起呢？他

们说我是留学生，很容易接近。

古城会议的主要内容，一是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。毛泽东同志说，秋收起义几个仗没有打好，把兵力分散了，不应该一个团打一个县，要南北配合起来，三个团集中到修水、铜鼓之间攻打浏阳就好。秋收起义虽然受了一点挫折，军事上失利了，但战略上并没有失败，我们要鼓足信心，放下担子，轻装上阵，建立后方。二是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。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，要以井冈山为依托，以宁冈为中心来开展工作。要有建党、建军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。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指的是（遂川、宁冈、永新、莲花、茶陵、酃县）的革命斗争，这样才有群众和物质基础。井冈山是以后的统一名称。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叫湘赣边界根据地。三是建立后方，放下担子，开始军事训练。

在古城会议上，听说会前晚上，毛泽东同志找龙超清同志谈过话，并决定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，把卫生队放在那里，要安下家来。然后部队好轻装上阵，准备军事行动，开展游击战争。那时还不叫游击战争，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，这游击战争、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古代就有的，外国叫“巴尔梯烂”，德文、俄文都这么叫。

会后，我们送了一百多枝枪给袁文才部队，他们也送了我们六百块现洋（应为一千）。

古城会议我只开了半天，上午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，我记了笔记，以后的会议情况是别人传达的。下午参谋长韩庄剑派我和胡炳田、

张可鉴、李炳祖等五人出去执行任务。到新城方向（离新城七里路的地方）侦察敌情去了，半夜才回到古城。听说部队上碧市去了，第二天我与曾荣同志带一百多名兵来到茅坪，把他们安置在攀龙书院。这是我军第一个后方留守处。毛泽东同志说，我们这个终点，已经终点了，引兵井冈山区，终点在宁冈，后方在茅坪，以后湘赣边界特委，边界工农兵政府放在茅坪。毛泽东同志活动主要在茅坪。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？》和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也是在那里写的。写好后，我还记得是叫茶陵一个叫尹宁万的刻蜡板。

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，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，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。

资料来源：
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四份

永新湘赣纪念馆二份

井冈山会师纪念馆（宁冈）六份

《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》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《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》《难忘的岁月》人民出版社《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》

整理人：

许 春 华

伟大的会师

何长工

一

湘赣边秋收起义后，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，创建了革命根据地。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(湘南特委)，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下落，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。

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，开始了沿湘赣边界游击。我和曹锦同志（他是卫生队队长）带领一百多病兵安置在茅坪攀龙书院，建立了后方医院。随后我就由茅坪赶到砻市，团部已经出发，我又由砻市赶到酃县十都。那天天已经黑了，团部还派骑兵接了我。晚上毛泽东同志找我谈到半夜，要我去找省委接头，说我们不知道形势不行，秋收起义以来，没有与省委发生关系，上级的指示得不到，现在派你去接通关系，报告我们从武汉出发的情况，秋收暴动的情况，你都清楚，因为书面写不得，怕检查。我说，我怎么找得省委关系到呢？毛泽东同志问我，在长沙有什么社会关系，我说有很多同学和老乡，在第一师范有一个同学，在纺纱厂有一个同学，还有一些中学的同学，比如欧阳协、刘仁静、刘仁恭等等。他说，你社会关系很多嘛，真是了不起。我说，我不行，我的话接近湖北尾音，一听就会听出来，恐怕路上通不过。毛泽东同志说，别人没有办法，你这个搞点侦察还可以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